

橄

榄

树

橄榄树

在海边

白太阳

在海边

逢莱走笔

至陋仔

周云帆

苏文

爱情神风去风来

爱情是风

雨

梦手

无边际

任咨询

凝玉

近邻

州

梦关注奥秘

一种夜晚的

夜

幻想老人

人对于人只是一种表面

写作的女人

从庸碌的生活中升起

红校风舟

雪

出售哈公的女人

线

寻访乔天

走向无人的境

狂言落

红校风舟

雪

琴声如诉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变奏

竖琴的

影子

文集

江苏文艺出版社

橄榄树/斯妤文集

作 者:斯 妤
责任编辑:汪修荣
责任监制:胡小河
责任校对:赵为民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0.375
199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标准书号:ISBN7—5399—1209—X/I·1123
定 价:56.00元(套)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写在前面

散文曾经是最喜爱的体裁。在我迄今为止的十六年创作生涯中，散文写作占据了将近三分之二时间就是证明。它的自由、灵动、率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使我对它依依不舍。从最早的对于“三家模式”的反叛开始，我近乎执拗地在散文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着力耕耘，发誓要在它的内涵、形式、风格上有所拓展，希望散文和别的文学样式一样，不仅仅有对传统的承袭，同时也有革新、创造和发展。

我想我已经尽力了，一九九三年《斯好散文精选》的出版对我来说意味着一个顿号。因为关于散文，我想做的，都已经做了，我总算可以稍稍将它放在一边，去写那一直被搁置一旁的小说了。

现在，筛选这十多年的作品编成本集，呈献到许多曾经偏爱我的散文的读者面前，我不无惶恐。工商时代，生活既日新月异又浮尘滚滚，我们这些固执地发出内心声音、固执地在一旁捕捉人性、打量人生的人，是否是一道不合时宜的风景呢？

斯 好

一九九七年春

目 录

在海边	1
爱情神话	5
家	9
大眼睛，小眼睛	13
心的形式	17
有一种眼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25
自画像	29
追忆尴尬青春	33
风去风来	39
橄榄树	43
幻想三题	49
除夕	53
心灵速写	58
烛光	64
生命·神启·爱	67
在自传的题目下	78

回想外婆弥留之际	86
某年某月	93
并非梦幻	97
白漩涡	100
正午	104
夜晚	107
真实梦境	112
倾听蝉鸣	116
不同的只是风	119
随笔三则	122
我因为什么而孤独	127
梦魇	130
马年夏季	136
滚石	139
无家	142
雨	146
窗外·圆歌	149
北风	153
奔逃·擒	156

空间时钟.....	159
梅林.....	163
还乡.....	166
遥远的校园.....	170
碧水长流.....	178
敲门.....	181
幻觉.....	184
女儿梦.....	186
白太阳.....	191
凝眸.....	195
童年.....	198
“入学”记	205
新雪.....	210
冬梦.....	212
武夷日记.....	214
小窗日记.....	220
故乡.....	226
蓬莱走笔.....	230
永远的冰心.....	234

似曾相识蒋子丹.....	239
碎片拼接 关于舒婷.....	241
阿端.....	247
应婆子.....	252
文莲女士.....	257
近邻.....	261
玉兰仔.....	266
玫珍.....	271
方姑姑.....	275
安宝.....	278
美玲.....	282
锦云姐妹.....	285
二舅.....	288
汪娘与琼.....	293
美倩.....	296
特派员.....	301
祖父.....	305
歪嘴仔.....	310
婉穗老师.....	316

在海边

我是一个生在海边，长在海边的人。厦门岛四周的海水湛蓝澄碧，温婉妍丽，那近乎透明、终日涌动不息的蓝色衬着岛上西式建筑的红砖绿瓦，还有散立在海滨山坡的芭蕉、椰树、凤凰、木棉，孕育、滋养了一个又一个诗人、音乐家，也使岛上的男子汉们日追一日地慷慨热情。这是南方的海，我故乡的海，终日奔涌喧哗着阳光的海。我曾是那片海域的女儿，它那湛蓝得近乎神奇的宽广怀抱，培育了我最初的温婉深情，明媚清丽。

（然而，丧失温馨情怀仿佛有一万年之久了。这丧失是否和背井离乡、长期漂游在凛冽的北方有关？）

现在，我面对北方这恢宏、壮阔的大海，灵魂突然一阵战栗。大连的海域是如此广袤，如此苍茫，如此灰暗滞重、阴郁沉雄。当海浪雄狮怒吼般地朝岸边席卷而来时，我感觉到的不是人类的伟岸，生命的欢乐，而是宇宙的无限，

自然的浩荡，造物主的神秘与威严。

还有时间那亘古不变的循环、流转，人类命运的瞬息万变、无以把握，空间的浩荡连绵、无始无终，这一切，透过脚下这蓄积着原始伟力的海浪朝我呼啸而来时，我心里突然涌起了无尽的乡愁。

（我想要那温柔妩媚的湛蓝吗？我想要那奔涌喧哗的阳光吗？我想要那玲珑美丽的故乡来抚慰我，庇护我吗？）

是的，我想要梦幻来对抗现实，我想要善良的虚假来抵御严酷的真实。我愿意抛弃清醒、明敏、透彻，重新回到懵懂无知、混沌盲目。

然而人类已无法回到童年。

在名震中外、号称“神力雕塑公园”的金石滩，造物主又一次让我喏然无语，惶惶不安。

一堵由紫色、白色、灰色条纹相杂而成、浓缩了亿万宇宙沧桑的叠层石灰岩悚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岩石是六亿年前海洋藻类生物化石而成。巨大而斑驳的断层上，一片莽莽苍苍，凹凸嶙峋。六亿年的时光熔铸了它的苍茫，无数海底生命造就了它的丰厚。时光使生命变成了石头，生命又使时光得以凝聚。

然而生命毕竟变成了石头。

同伴们纷纷在这巨型化石前留影，因为这是著名的“天下奇石”（美国地学部主席柯劳德语），是世所罕见、地球上不可再生的瑰丽景观。我也怯生生地走过去，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做出了一个怯生生的笑容。

我知道照片冲洗出来后，那巨石会更加奇崛伟岸，而我们这些人类会愈加渺小委琐。我们在它面前将不复是天

地灵长、宇宙主人了，我们和地球上所有生物一样，只是渺小、脆弱的生灵。

是的，面对这无言耸立着的宇宙沧桑史，我又一次强烈地感到浮沉在漫漫时空中的人类的悲哀。“流逝的不是时间，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一代又一代的人流逝了，沉积下来的便只有一代又一代灵魂对战胜时间、建立不朽的永恒渴望？

希腊神话里有位坚定的西绪弗。诸神处罚他，让他不停地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明知无效无望，但西绪弗日复一日，迈着坚定的步伐下山，将巨石又一次推上山顶。

汽车终于驶上风光旖旎的滨海路。这条依山傍海逶迤而行的公路是近年才开通的。据说这是全国最长的滨海公路，一共蜿蜒三十里。我不知它是否真是全国最长（大连这座城市很独特，它有许多全国之最），但它所展现给我的，确是最新鲜、最独特的。

海风刚烈而强劲地刮，仿佛把我们的面包车当成了待举的风帆，一定要把它吹灌得满满、张扬得高高的才肯住手。滔滔黄海在前，郁郁青山在后（被车抛到了身后），大海以永不止息的热情呼啸着，奔腾着，凌厉强悍的北方气息灌满了整条公路，弥漫在每个人心头。汽车疾驶着，树木飞掠而过。涛声时远时近，时远时近，一片坦荡无垠中，突然转出一弯苍翠，又一弯苍翠，然后“哗”地一转，一片坦坦荡荡的海滩拥着一湾汹汹涌涌的海浪出现在眼前。远处近处，偶尔冒出几座红砖小楼，像是在倔强地显示人类的意志。而左侧的青山，则时坐时卧地逼视着这一切，仿

佛它也不肯袖手旁观，只要稍有动静，它便会“嚯”地耸立起来，慷慨激昂地参与这个世界的事务……

盘旋在逶迤的滨海路，我更多地感觉到了人类的气息。日月闲闲，宇宙浩浩，人类除了仿效那明知虚妄却仍旧坚定仍旧义无反顾的西绪弗外，又能怎么样？我们明知我们无论走过多么漫长的岁月，最终都指向消亡，明知生命有欢乐，更有无尽的劳作和苦难，我们还得迈着“沉重而均匀的脚步”走下去，并且尽可能地使这过程充实、辉煌，充满创造的荣耀。

从海边回到住地，我五岁的儿子突然十分严肃地问我：“妈妈，谁能活得比‘时候’长？”我被他突兀而犀利的追问所震动，一时竟无言以对。如今想来，这个问题是谁也无法彻底解答的。只有当他长大成人，体味了百态人生，并且终于能够和大自然静静对视，在心里一再问自己：“时光流逝，在这过程中一直保有新鲜生命的东西是什么”时，他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1991 年

爱情神话

台湾张晓风女士写过一篇温婉动人的“爱情观”，她说：

爱一个人就是满心满意要跟他一起过日子，天地鸿蒙荒凉，我们不能妄想把自己扩充为六合八方的空间，只希望以彼此的灰烬把属于两人的一世时间填满。

爱一个人原来就只是在冰箱里为他留一只苹果，并且等他归来。

爱一个人就是在寒冷的夜里不断地在他的杯子里斟上刚沸的热水。

爱一个人就是喜欢两人一起收尽桌上的残肴，并且听他在水槽里刷碗的音乐——然后再偷偷把他不曾洗干净的地方重洗一遍。

等等。等等。

张女士的爱情完满甜蜜，令我感动也令我钦羨，可是这样完满幸福的爱情毕竟寥若晨星，在众多有缺憾的人生

看来，它近乎神话。

对我来说，爱一个人就是欣喜于两颗心灵撞击爆发出来的美丽时，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祈祷这不是幻影，也不是瞬间，而是唯一的例外，是真实的永恒。

爱一个人就是即使虚妄即使短暂也仍抑制不住馈赠的冲动，而终于伸出手去，递上你的心你的灵魂。哪怕梦幻再度破碎，哪怕灵魂从此分裂，你无力拒绝那样若有若无若远若近若生若死的一种情感。

爱一个人就是当他审视你时，你平生第一次不自信，于是时光倒流，你一夜之间回到二十年前，那时在你小女孩的心中，除了渴望美丽还是渴望美丽……

爱一个人就是真切地想做他的左右臂膀，做他的眼睛，甚至做他的闹钟——当平庸的现实、丑陋的现实张开大口逼近他时，你要在他心里尖锐地叫起来，使他一个箭步，潇洒地跳开。

爱一个人就是从从不写诗的你居然写下这样的诗句：多么想有你的电话从天边传来/多么想有你的问候伴一束鲜花/多么想在雷雨交加的正午有你顽强的臂膀支撑/多么想共下舞池和你在那清丽的夜晚/多么想当老迈病痛的晚年到来和你相视而笑/多么想在这忧伤沉闷的夜晚有你突然从天而降。

爱一个人就是渐渐对他滋生出母性情感，爱他所长，宽宥他所短，并且一改不爱写信、不爱记事的习惯，不断将你的感受、发现、读书心得写下来寄给他，希望一封接一封的长信，能使他开阔，使他丰富。

爱一个人就是面对巨大的心灵距离却视而不见，反而

时时刻刻庆幸你的富有。你相信这个世界上快要消失的那份真情正牢牢握在你手中。你看见晨星会笑，看见晚霞会颌首，遭遇晦暗的严冬也不再皱眉。你以微笑面对一切，因为你感觉比整个世界都强大。

爱一个人就是明知不可却不断重复致命的错误：倾诉你的情感与思念，倾诉你对他的珍惜与依恋，并且自欺欺人地相信他没有一般男性的浅薄与无聊。

爱一个人就是在极度失望后，保险丝终于噼噼地燃烧起来，枷锁卸下，心重新轻松起来，自由起来，可是只要一句话，一个关切的神情，就会轻而易举地将你扔进新一轮的燃烧。

爱一个人就是一边怨恨他一边思念他，一边贬低他一边憧憬他。刚刚下逐客令宣布永不再见，翻转身却又七颠八倒地拨动电话寻找他。

爱一个人就是有一天当幻影终于彻底还原为幻影，真实终于完全显露出冷酷时，你虽有预感却仍旧目瞪口呆。你的心口一阵痉挛，你的大脑出现空白。你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你最珍惜的原来最虚幻、最孱弱。

爱一个人就是从那天起你不再怜悯聋哑人——没有语言能力的人不必倾听谎言，信赖谎言。没有语言能力的人不必为冰凉的语言所伤害。心灵永远只为心灵所审视，心灵永远只为心灵而洞开，聋哑何妨？

爱一个人就是大恸之后终于心头一片空白。你不再爱也不再恨，不再恼怒也不再悲哀。你心中渐渐滋生出怜悯，怜悯曾经沉溺的你更怜悯你爱过的那人，怜悯那份庸常，还有那份虚弱。

这时，爱一个人就变成了一段经历。这段经历曾经甘美如饴，却终于惨痛无比。这段经历渐渐沉淀为一级台阶——你站到台阶上，重新恢复了高度。

1981 年

家

外祖母的家紧挨着港湾。那是闽南海边的一个普通小镇。鳞次栉比的一排“竹篙厝”里，有我魂牵梦绕了三十年的家。我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矮小瘦削的外婆把这个家建成了我的乐园。楼上楼下是我疯跑的场所，二楼平台上有我开辟的菜畴，天窗里流泻下来的月光，我把它当成宝石来欣赏，虔诚地一跪就是半天。屋后的葡萄架下，每到夏夜便有外祖母略带沙哑的嗓音，一遍遍地讲述神秘故事，连星星也受了吸引，探出身子来倾听。虽然大门上的铜环里常常有绳子伸展下来，拦腰拴住我的弟弟和妹妹，外祖母却始终对我网开一面，任自由和欢乐无边无际地覆盖我。

接下来是天灾人祸争相肆虐的三个年头。三年里家中少了笑声，多了嚼菜根、喝清汤的叹息声。老人们饿得连皱眉头都没力气。孩子们饿得天天噙着手指在阳光下发呆。

我背着书包有气无力地往家走。刚拐过横街，隔着港湾便看见外婆站在屋后的土台上，用手遮着前额朝这边眺望。饿得腰已直不起来的外婆终于看见我了，嘴角绽出灿烂的微笑。她有些诡谲地朝我摆手，示意我别走大门，沿邻居家后院的小路直接到厨房。我走进厨房，外婆已把厨房的门掩上，正从冒着热气的锅里端出一碗绿油油的食物来。我顾不上道谢也顾不上看碗里是什么，三口两口便将食物倒进肚里。

吃完后才知道碗里装的是番薯叶心。

那一阵全家的口粮是番薯叶，又苦又涩难以下咽。外婆心疼我，将嫩绿的番薯叶心一片片挑出来，拌点油（珍贵无比的油！）拌点盐藏起来给我吃。

拌了油的番薯叶心比清水煮的又老又涩的番薯叶好吃二十倍，外婆天天支走小舅小姨给我开小灶。每次吃完后看着外婆那憔悴的面容佝偻的腰，我尚不省事的心里也会涌起阵阵涟漪：家多么好，亲人多么好啊！

父母亲的家搬离老屋，迁到母亲学校的宿舍时，家便成了一个狭小又鼓鼓囊囊的口袋。一间教室用竹帘一隔两半，里面是父母和小弟的卧室，外面是饭厅兼妹妹和我的闺房。有客来访，饭厅与闺房又变成了会客室，床板与矮凳同样供客人落座。碰上饶舌的访客，几杯安溪茶落肚更是谈兴湍飞，无意告辞，我和妹妹只得恨得在里屋跺脚。事后向父亲抗议，父亲总是温和地一笑：“是旧日的学生，好些年不见了。”

不过家虽狭小，温情却如空气一样弥漫。下班回来，母